

花地丛书

滹沱河故事集

孙 逊著



目 录

夜 宿	1
青妙帐里	6
故人消息	10
中秋月	15
姐妹俩	22
瓜园记	29
田野风暴	38
婚 期	52
田野在燃烧	59
誕 生	70
缸满和爹	76
夜 探	84
后 记	90

夜宿

一九四二年冬天，我在冀中一个区做妇女工作。环境很坏，偏偏又出了叛徒。这叛徒是个丧心病狂的家伙，疯狗一样，天天领着汉奸特务队出来抓人。

这是腊月二十三那天。从早晨起就下着大雪，拉棉扯絮，到天黑也没停，只下得鸟难展翅，鸡不下架，碗口粗的槐树，“嘎叭”一声，生生被雪压折。大约在夜间九点来钟，特务又出来捉人，亏我警惕性高，从村里跑出来。

漆黑的天，雪一个劲儿下，又刮起老大的西北风。风挟着雪，总往人脖子里灌。这几天，我正闹感冒，被风一吹，吓，脑袋象要裂开一样疼。走吧，反正得找个过夜的地方。大雪把什么都盖没了，根本找不着道儿，摸黑走吧，深一脚浅一脚，噤哩咕嚕，数不清栽了多少筋斗，才走到一个村庄。靠村边一户人家，栅栏门半掩着，小北屋里点着灯。我脑袋发懵，手脚都冻麻了，喉咙里象冒烟一样难受，心想喝点热水，就走进那小院落。正打算去推屋门，猛然脚下一滑，眼里闪出了一股金花，就一跤摔在地上。

迷迷糊糊地，觉得有个人把我抱起来，又把我弄到屋里，放在炕上。我那沾满雪的大棉袄被脱下，身上盖了条毯

7
烘烘的棉被。接着是两只很有劲的手，往我的額角上、脖子上，按摩着，挤着，还用力揪我的耳朵。经过这么一阵子，我清醒了许多，身子爽快，轻松地长出了口气。

“好点了吧？”一个女人，把嘴贴在我耳边，小声问。

我睁开眼睛，这才看清楚：原来这是个中年妇女，三十开外年纪。她的头发梳得很整齐，黑乎乎的脸色，面皮挺细腻。深眼窝，一对灰褐色的眼圈，衬托着她那两眼，象两汪汪清水。乍看这是个平平常常的女人，但越看越觉得她好看。我对她的照料过意不去，就说：

“大嫂子，叫你受累。”

“提不着这个！”她说话干脆响亮。“到了我这儿，就跟到了家一样。”

我心想，这倒是个好心人。但我考虑在这住下不妥当。

“这会我好了，你不要再忙活，让我走吧。”嘴里虽是这么说，我可是一点劲也没有，骨头架子象散了一样。

“哪儿去？这么大的雪，你听这风有多大！出去，闹个重伤风……”女人犹豫着，一面给我把被边掖掖，又把她的前额贴在我的额角上，挨了挨：“还发烧哪，我去给你做碗姜汤喝了再说。”

说去就去，她跳下炕，到外间屋去烧火。不一会，端个太铁勺进来。汤在大铁勺里滚开着，窜出一股热气。她先盛一碗，递到我枕头边，催促着说：

“爬起来，喝了吧，出身汗就会好。”

喝一碗，她给我盛一碗，一口气我把一铁勺汤喝完。女人拿来一条被套，两条破麻袋，还有一条棉门帘，统统盖在

我身上。最后，她又脱下她那棉袄，蒙在我头上。我立刻出了瓢泼似的大汗，一会儿，就朦朦胧胧睡着了。

不知过了多大工夫，一阵敲门声把我惊醒。女人还没睡，她一骨碌爬起来，蹑手蹑脚走到外间屋。

“开门啊！你睡死了？”是个男人的声音。我听这声音有点耳熟，但又听不真切，风很大，刮得窗纸呼哧呼哧响。

“你怎么想起床来了？”女人没有开门，冷冷地问。

“罗嗦什么！快开门，你想冻死我？”

“家里没有你睡觉的地方，我妹子来看我，它在这儿啦！”

“你开开门，我烤把火就走。”

女人迟疑了好一会，“光当”把门开开：

“那你就在外间屋烤吧。”

那男人并没烤火，一撩门帘，走进里屋来。我扒开被缝偷偷往外一看，唉呀！这真是冤家路窄，正是那个叛徒！我的心一下子象气炸了，忙去摸腰带。糟糕！这时我才想起，我那支手枪昨天被区政委带走了。怎么办呢？我能眼睁睁让这个叛徒逃走吗？急得我又出了满身大汗。

叛徒却不肯走，两眼望着我的被窝，不怀好意地狞笑着：

“腊月二十三还串亲戚？小菊，姐夫我给你找个婆家吧。”说着，这无耻的家伙挨近炕边来。

我一撩被子，挺身坐起，大声骂道：

“干什么？你这个可耻的叛徒！”

叛徒登登倒退几步，呆了好一会，才嚅囁地说：“是你呀？”



“你如果还没有丧尽天良，就馬上跟我走，到抗日政府去自首！”

叛徒沉默了一下，看看我手中沒有武器，突然把脸一沉，从腰中掏出手枪，无耻地说：“依我看，你还是跟我去向皇軍自首吧。”

“呸！”我狠狠啐他一口，“你以为你洋爸爸能长久統治下去嗎？”

叛徒恼羞成怒，随手扯出一條繩子。

从叛徒一进屋，那女人的脸色就变得煞白。她象个木头人一样，呆呆站着，两眼死死盯着她給我煮过姜湯的那个大鉄勺。

“跟我走！跟我走！”叛徒疯狂起来，用繩子来綁我的胳膊。

就在这当儿，女人不声不响，轉到叛徒身后，突然双手抄起那个大鉄勺，嗖的一声，向叛徒头上砸去。叛徒一点也沒提防，“哼哼”两声，扑倒在地上。

这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使我吃了一惊，但立刻也就明白了。我忙拾起叛徒的手枪：

“好大嫂，你真，你真……”我簡直不知說什么好。

“我代表抗日政府，向你表示感謝！”

“提不着这个……”女人因为过分激动，嘴唇颤抖得說不下去，她用力擰着两手，好一会才繼續說，“提不着这个，我是……我是个黨員！”

“同志！”我大叫着扑过去，把她紧紧摟在怀里……

青紗帳里

刷刷刷刷……，連綿陰雨一陣緊一陣慢。雨點落在肥大的高粱葉子上，水珠兒順着嫩青的高粱秆兒往下流。畦壠里滿了水，接近地面的那節高粱秆上，一圈又粗又白的須根，往水里扎下來。一只金黃眼睛的青蛙，不停地眨眨眼，在畦壠里跳來跳去，象在找尋什麼。護士于藍，一個人蹲在密密的高粱底下，雨水從她短短的黑頭髮上滴着，身上的衣服象剛從水里撈出來一樣。但她一動也不動，兩眼望着灰暗的天空出神。

“于藍同志，怎麼辦哪？”民兵隊長趙進山順着隴溝走來。這是個二十來歲的小伙子，濃眉大眼，厚敦敦的嘴唇。他脫個大光膀，用小褂包裹着他那几顆手榴彈，腰里緊緊掖支快槍。他焦急地說着：“情況很緊，咱們是不是要轉移？”

“已經兩天一夜了，”于藍站起來，用手梳理一下濕漉漉的頭髮，“傷員們連口開水都沒有喝到。”

“是啊。”趙進山就地蹲下，用力抓抓腦瓜皮。“俺爹知道咱們在這兒就好了，他准能給咱們搞點吃喝來。”

“我早就想見見你父親，認識認識他老人家——怎麼總找不到他？”

“咳，俺爹這人有個怪脾氣。”趙進山啞啞嘴，得意地

說，“他總是愛‘看’敵人。每次反‘掃蕩’，他都要弄得敵人近近的。這次，我們打的那個勝仗，就是他偵察的情況。他告訴我們，有幾個日本鬼子，幾個偽軍，什麼樣的槍。所以那次我們一下子來了個歼滅戰！”

“那麼說，你父親是你們的偵察員了。”于藍笑着說。

“什麼偵察員不值察員的。俺爹最喜歡我，我當了民兵隊長，他就自願當了我的參謀。咳，老人家六十多歲了，可是抗日的勁頭還長着哩！”

“是呀，”于藍把話頭轉過來，“假如他老人家知道咱們在這兒就好啦。”

兩人沉默起來。雨點刷刷刷地响着，天陰得象一盆渾水。一股灰蒙蒙的霧氣，在高粱穗上面飄飄蕩蕩。那邊，用兩床被單搭着一個帳篷，地上鋪了些高粱葉子，五個傷員就躺在那兒。于藍望了帳篷一眼，兩眉緊緊皺着，長吁了一口氣。

“這樣吧！”趙進山驀然站起來，“我去找找俺爹，叫他想办法給咱搞點飯吃。”

于藍沉思了一會兒，點了點頭。

趙進山剛抬起沾滿爛泥的腳要走，突然，一聲脆裂的槍聲，从不遠的地方响了。接着，一陣密密的槍聲，象燒開的水鍋一樣。于藍和趙進山連忙匍伏在地上，幾片被槍彈打斷的高粱葉，落在地下。槍聲又忽然停住，雨聲又响起來。這時候，遠遠傳來一陣陣金屬撞擊的聲音。

“這是什麼响声？”趙進山說着，連忙解开他那包得嚴嚴的手榴彈。“怕是敵人要來搜索。”



于蓝悄悄蹲起身子，伸直脖子，顺着那陣响声望去，穿过密密的高粱秆，她看到几顶明晃晃的钢盔，接着，又出现了一面鬼子的太阳旗。敌人正在向这里走来。于蓝扭过身，想去把那几个伤员背走。赵进山一把拉住她：

“不要动！”他象下命令一样，但声音很小，“一动就更会暴露目标！”

敌人更近了。于蓝看见，在三个鬼子的前面，走着一个老乡。这老头儿被反綁着两臂，身上的衣裳被扯得一条一片，胸口上流出殷红的血。分明是敌人在让这个老乡作掩护，向青紗帐里进行搜索。

“怎么办？怎么办？”于蓝急得几乎要喊出声来。

赵进山象泥人一样地呆住了。一点也不理会于蓝。

“怎么办啊？”于蓝急促地用手推了赵进山一把，他仍一动不动。

敌人走得更近了。于蓝急得扭过身来，去夺赵进山手中的手榴弹，但她不禁吃了一惊：她看见这小伙子那圆圆的大眼睛，泛起两点泪花。

“你怎么啦？还不快……”于蓝急促地说。

赵进山眼里流着泪，牙咬得咯吱咯吱响，一颗手榴弹从他手中飞出去。

“轰！”接着又是一颗：“轰！”

两颗手榴弹在鬼子身边开了花，冒起两团白烟。三个鬼子直挺挺躺在地下。走在鬼子前面的那个老乡，也倒在一片泥坑里。

赵进山一挺身走到那个老乡面前，从泥水里把老人抱起

来。他的眼泪象高粱秆上滴下的雨水。

“爹！爹！你怎么样啊？”赵进山带着哭声叫着。

于蓝立刻明白了这一切，她飞跑着拿来救急包。

老人从昏迷中苏醒过来，他眼中忽然闪出一股愉快的光芒：

“是你呀……进山！……你干的对！”

故人消息

火车在石德路上的一个小站停住，我忙下了车。太阳早已落山了，但那片红艳艳的晚霞，却总也不消褪。趁着天色不黑，我想再赶一程路。走出车站，喝了杯水，一锤正北，我就走下来了。

夏天的傍晚，冀中平原上的风景真美。田野里，棉花、谷子、玉米还有趴在地上的山药蔓，绿盈盈，黑森森，就象风平浪静的大海一样。几只蝈蝈，正起劲地叫着。远远的地方，传来一阵青蛙的叫声。白天，这里下过一阵雨，道路很湿润。小风吹来，又凉爽又清新。我走着走着，脚步越近越大。

忽然前面一声牛叫，接着又是一声响鞭。夜色苍茫，我看不清前面的东西，但从这些声音判断，我知道那是一辆牛拉的车，而且走的方向正和我相同。我于是放快脚步，赶下

去。果然，我赶上了，正是一辆牛车。车空着，前车排上，坐着一个老头儿，他不慌不忙，悠闲地抽着一袋烟。

“老大爷，到哪儿去呀？”我搭讪着问。

听见有人招呼，老头忙回过头来：

“张村。——淤住！”老头把车停下，“坐车走吧，我想你是顺路的。”

我上了车，车又慢慢走起来。车走得很慢，车轮声单调地响着，再看那老头，象睡着一样，一声不吭，任凭那牛自由自在地走。我在车厢里半躺着，忽然想起一件事来：张村，对，是这个地区，罗大勇同志不是在这一带工作过吗？

想起罗大勇同志，我的脑子里立刻象涌进一股泉水。那是在抗日战争期间，有一次，我们要过石德路到冀南区去。那也是一个夏天的傍晚，我们来到这个地区，在一个交通站上，找到了罗大勇同志。

他是个大高个儿，一张圆圆的大脸，说话的时候，总不断地笑，一笑，他的眼睛就眯成一道缝。他那时是交通站的站长。他看了我们的介绍信后，沉吟了一下，对我们区委委员说：

“这几天敌人闹得很凶……”

“无论如何，我们今晚必须过路。”区委委员打断罗大勇的话，“这是党的任务！”

罗大勇用拳头支着下颌，想了想：

“对，这是党的任务！”他把这几个字说得很响，“我一定去完成。”

这天，吃过晚饭以后，天阴了，西北天边上，忽闪忽

閃，一个劲儿打閃。我們集合好了，罗大勇同志亲自送我們去过路。到了石德路畔，又下起雨来。我們在一块棉花地里趴下，靜等着罗大勇同志的指揮。

石德路象一条怪蟒一样，橫臥在我們面前，在我們的左前方不远，就是敌人的崗楼。崗楼的小窗子，吐出一絲凄幽幽的灯光，还不时传出一声声伪軍們的吆喝声。

“跟我来！”罗大勇站起来，第一个跑到铁路旁边的大沟旁。我們紧跟在他后面，大家迅速地跳进大沟又翻过那道高墙。正当我們跨过那铁軌的时候，突然崗楼里响起了一阵枪声。子弹密得象雨点一样，探照灯照过来，我們完全暴露在敌人的面前。区政委急得跳了起来，但却被罗大勇一把按住。停了一下，罗大勇忽然端起他的盒子枪，“砰砰”两声，打灭了敌人的探照灯。他接着站起来，鎮靜地向敌人崗楼喊：

“我們是十七团①！今晚上要借你們的一条路，講面子的話，两方便着点！”

崗楼里的枪声果然稀稀拉拉停住。我們飞快地跑过去。和罗大勇告別时，区政委握着他的手說：“你真是勇敢机智的好同志。”

“不，这完全是党的教育！”罗大勇認真地說，“过去我的胆子也很小呀，可是我入了党，階級覺悟高了，胆子也就大了！”

区政委拍着他的肩膀：“你說的对，你說的对！”

① 十七团是当时冀中抗日根据地著名的子弟兵团。

这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，今晚我坐在这车上，一下子都想了起来。于是我问老头：

“老人家，打听你一下，你知道过去在这一带搞工作的，有一个叫罗大勇的吗？”

“啊，”老头象在梦中被惊醒一样，扭过头来，满有神色地对着我，“怎么，你认识他？”

“是的。”我点点头，“他现在还在这里吗？”

“早牺牲了。”老头低沉地说。

这个消息并没有使我格外吃惊，因为我已听到过很多这样不幸的消息。但老头回答我时的那股神情，却使我有点纳闷，我又接着问下去：

“老人家，你知道他是怎么牺牲的吧？”

“知道。”老人摸索着装上一袋烟，“他就是我们张村人。论乡亲辈，他叫我爷爷。这孩子，真是条好汉子呀！不，是个好共产党员！你知道，那时候我们张村是日本鬼子的据点，这孩子就牺牲在我们张村，还是在他家里。”

“在他家里？”我更纳闷了。

“是的。”老头用劲抽一口烟，往车厢里面靠靠，作个准备长谈的样子。“你知道，张村有敌人的时候，谁当了维持会的会长？就是罗大勇的爹罗玉斋。这个黑心的汉奸，可把老百姓坑害苦了，今天要粮，明天要款，动不动就把老百姓抓了，送日本宪兵队。我们这一带三乡二十五村，哪一个不恨透了他？可就是没有办法，人家那时候仗恃着他日本洋爸爸！可是话又说回来了，罗大勇这孩子，跟他爹可完全相反，他打从参加了抗日工作，就和他爹成了仇人。在起初，

罗玉斋还想把罗大勇弄到家来，老家伙想了很多法子，最后，罗大勇给他回了一封信，信上写的是：要想父子团聚，除非你不当汉奸。从这以后，父子就算崩啦！”

“后来呢？”我被老人家的叙述吸引住，禁不住插嘴问。

“后来，就是在日本投降前一年，八月十五，罗大勇回家来了。”老人家说到这里，把话停住。

“怎么，他向他爹屈服？”

“嘿嘿，”老人冷笑一声，原来他是故意要把话说得生动。“你想罗大勇这样的人，能屈服吗？那天，正圆的月亮，刚升起来，罗大勇回来了。罗玉斋一见，刷地一声，先掏出手枪来，但是，他看见罗大勇两手空空，敞着怀，腰里也没有家伙，他便迎上去：‘傻孩子呀，水流千里归大海，到哪去也不如家里好啊！’‘是，爹。’老家伙乐啦：‘今儿个八月十五，咱父子多年不见，得喝几杯。’‘行。’当时就在他家大院里，摆上酒席。老家伙是满以为儿子不抗日了，于是开怀畅饮。罗大勇呢，是一盅不喝，都偷偷把酒倒在桌子底下。喝了这么吃顿饭的工夫，罗玉斋酒量大，一点不醉。这老家伙坏心眼多着哪，他一面喝酒，一面还手里不停地摩娑着他那支盒子枪。罗大勇都把这些看在眼里。这时候，罗大勇站起来，去上厕所。刚走进厕所，罗大勇忽然唉呀一声，接着喊了一声爹。罗玉斋一想，准是他喝醉了，跌到茅坑里，他忙站起来，到厕所去看。他一进厕所，一只手猛然揪住了他的领脖子。老家伙这时候并没有放下手枪，他立刻扳盒子的机头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，他被一脚踢在地

上，手枪掉了。罗玉斋睁眼一看，是罗大勇，他喘着气说：“你要什么，我给你什么。”“什么也不要，要你跟我走！”“到哪去？”“去见抗日政府！”老家伙急了，一翻身，就要大喊。他家的院子，紧挨着鬼子的岗楼，这一喊还得了，罗大勇忙去用手卡他的脖子，可是这个老家伙有的是力气，他翻过身，一下子跳起来，张嘴大喊：“八路军来了！有了八路军了！”罗大勇没法，砰砰给了他两枪！”

“罗大勇同志没有跑出来？”我担心地问。

“没有。敌人围住了那院子，罗大勇跑进屋里，和敌人打起来，整整打了一宿……得儿！看你又闹嘴吃了！”老头跳下车，去哄牛。

天完全黑了，满天星斗。远处传来一阵高亢的歌声。罗大勇同志那两句话：“这是党的任务，我一定去完成！”在我的耳朵里又回响起来。……

中秋月

月亮升起来，照得大地银白银白。村前一个篱笆院落里，一棵三叉枣树，结满通红裂纹的灵枣儿。一阵小西风吹来，枣树叶儿沙啦沙啦响，地上，晃动着一片片细碎的月影。

今天是中秋节。金勇嫂整整忙活一天。她蒸了几锅花花鲜鲜，还炖了点猪肉。她一面忙活，还不时地跑到院子里来，